

文荟

冬膏记

□ 徐晓航

立冬后,中医进入一年最忙的季节。因为江浙沪一带进入新世纪后新添了一个节日,叫膏方节。各大中医馆热闹朝天,地方熬药,很多人信奉冬天进补春天打虎。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单位还在杭州市中心国货路的老房子里。杭州人那时就流行冬令进补膏方,我和同事不能免俗,每年也去买阿胶核桃来做膏。

我们会在中午时分,在办公室里拖张旧的骨牌凳,弄把榔头,笃笃笃敲大核桃。南方人喜欢小核桃,但阿胶膏例外,非大核桃莫属。

大梁知道后就说,噢,你们这是吃光面,吃吃饱而已。要吃得效果好,要加中药的。他说女人像棵桂花树,年年开花不浇肥么,花儿就越来越少,年份一长,人就老珠黄霉干菜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趁冬天肥料哗啦啦地浇落,明年就有力道开花了。大梁是个中医,祖传的。他一来,楼上楼下的同事就在会议室排队等他开膏方。

如果当年杭州吃膏方还是微风,现在已经是台风了,每年吃膏方的人潮水一样涌来,一张方子五六千、一两万的都很平常。

膏方,分荤素。有些素食者不碰荤,中医就用素方,从前素方叫膏,荤方叫胶。素方用桑葚、覆盆子或金樱子为膏体。据说杭州中医院创办者之一的名医叶熙春,就经常会开素方。

荤方用胶。《神农本草经》:“(阿胶)味甘,平。主心腹内崩,劳极洒洒如疟状,腰腹痛,四肢酸疼,女子下血,安胎。久服轻身益气,一名傅致胶。”

汉朝时的阿胶用的是牛皮。

但牛在古代太有用了,拉车,运货,耕田,是天下第一大功劳的牲畜。唐朝时,《千金要方》记载牛皮、马皮、驴皮均被用来制胶。后来战事多,牛成为主要运输工具,牛皮用于制造甲冑、弓箭等,牛被官府定为战略物资。

牛被军管,百姓就不能随便杀,政府禁止民间私藏牛皮,牛皮做药就变得不太可能了。到宋朝,驴皮就成了制作阿胶的主要原料。

驴皮和牛皮互吹,哪个功效更好呢?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驴皮阿胶列为“圣药”,大家才不争了。牛皮禁令早就取消了,但中医似乎已习惯用驴皮了。

中药以黄牛皮为原料所制造的阿胶被称为黄明胶,以驴皮为原料制造的则称为驴皮胶或特称为阿胶了。

陶弘景制作阿胶,说熬时必须加入鹿角一片才能成胶,不加则不能成型。胶出有三种,清而薄的胶,画家用来裱画;清而厚的叫覆盆胶,可以作药;浊而黑的胶,只好用来粘物体。

把胶叫成阿胶,是因为水。郅州用东阿县城北井水熬制的阿胶为真品,因为这口井的水好,后来井水得官府批准才能使用了。

北宋沈括研究过东阿井的独特成因,他认为济水(古代大河,与黄河、淮河、长江并称“四渎”)伏流地中,东阿正好是济水流经的地方。济水清澈质重,故可以治疗淤浊及逆上之痰,用其熬制的阿胶也格外地道。

李时珍认同沈括的说法,他说:“其井乃济水之所注,取井水煮胶,用搅浊水则清。故人服之,下膈疏痰止吐。盖济水清而重,其性趋下,故治瘀浊及逆上之痰

也。”

现代东阿阿胶和福牌阿胶之争也在于水。福牌说东阿的水不是阿井水,而是泰山山水。阿井在阿井镇,现在属平阴县。这是一个三县(平阴、东阿、阳谷)交界的地方,行政属地变化了很多次。大家都在争这个井水。东阿阿胶距离该井100公里,这并被福牌阿胶管着。

古时制胶从当年的十月至次年二三月之间进行,就是秋冬时节。生皮,用水浸泡四五天,洗刮刮净,熬煮搅动加水,至皮熟烂,滤出汁液,煎熬成胶状,倾倒入盆待凝固,接近盆底的部分叫金胶。

南北朝时期的中药炮制大师雷教与别人不同,他制阿胶,要先把皮用猪油浸泡一夜,取出,在柳木火上烤至起泡,才拿来碾成细粉待用。

历代制胶人用过很多方法,或用面炒,或用酥油烤,或用蛤粉炒,或用草灰炒,或用酒化成膏状,或用水化成膏状,多种多样。

至于驴,山东阳谷县有一座山,那里的草养出来的小黑驴,被公认特别好,胶质厚。山东的饭馆里驴肉也多,都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我们南方好像还真没在菜市场里见过驴肉。

老中医说,历史上,杭州胡庆余堂做的阿胶居全国第二,南京同仁堂的居第三。新中国成立前,江南都用胡庆余堂的,东阿阿胶是进不来的。胡庆余堂的阿胶只有麻将牌大小。

胡庆余堂的阿胶,也在冬天做,用山东的小黑驴配以余杭的大力泉水。现在余杭找不到大力泉水的位置了,后来用西湖水制。看胡庆余堂厂史,是胡雪岩办厂时,把叶种德堂的总经理挖过来,负责做

阿胶。

西湖边涌金门斜对面,有一堵高墙,与河坊街胡庆余堂那堵墙一样高,里面就是当年的制胶车间。为什么说胡庆余堂比东阿阿胶好,因为东阿阿胶性热,不适合南方人。驴皮是热性的,过去的西湖水是凉性的(现在从钱塘江引水,变成热性了)。用这个水泡驴皮,阴阳平衡,疗效更好。

胡庆余堂的胶做成后,丢入石灰柜,炖3年,火气完全没了才好。据说一百多年前的阿胶,现在胡庆余堂还有一吨多存着,是镇馆之宝吧。

中药学专家说,五十岁以上的阿胶是个宝,中医讲究孙子吃的阿胶爷爷买。阿胶盒子上注的有效期五年,是他们这些中药专家们争取出来的,已是如今中药保存标准中的最长时间了。

至于阿胶的药用,历代名医都有论述。阿胶与人参、鹿茸并称滋补三宝。据传,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都喜食阿胶。民间有传说,阿胶治好过慈禧太后的顽固血症,太后赐阿胶以“福”字。

阿胶是男女都可以吃的,现在的膏方,也有一半是男人在吃。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一个唐玄宗组织编撰的《广济方》中治瘫痪的方子:驴皮胶用微火烤熟,先煮葱皮粥一升,另另贮存,再用火一升,煮香豉两合(说是豆豉可通中风血栓)去渣加入阿胶,再煮沸七次,阿胶烊化如糖,一次服用。趁热,吃葱豉粥,如此三至四剂即可治愈。

这种方子,古医书中有很多。我觉得还是滋补强身要紧,不生毛病最好,阿胶又不入医保的。

谈数

屏住呼吸

□ 安宁

我迷恋于所有大千世界中的细节。我常常屏住呼吸,长久地注视它们,仿佛注视婴儿降落尘世的第一次呼吸,或者,一颗心脏在历经劫难后,忽然恢复的奇迹般的跳动。

在我们所生活的星球上,正是这些散发着生命之光的动人的细节,构成一部作品数以万计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活的,都会发出深情的呼吸。每一个细胞背后,也都隐忍着跌宕起伏的故事。当我凝视它们,倾听它们,我会感觉到自己热烈的心跳。就在我的身边,一朵花刚刚爱上一只蜂鸟,一片云飘过窗前又不知去向,一只猫头鹰在月色下发出诡异的叫声。风吹过大地,每一片树叶都张开了耳朵。

当我行走在草原、沙漠、群山或者森林之中,我总是会停下脚步,惊讶于造物主所创造的神秘莫测的一切。就在辽阔的内蒙古大地上,以及遥远的新疆,或者我尚未抵达过的西藏,一只野

兔穿过绵延起伏的边境线,牧羊人骑马驰骋而过,狼群在洞穴中伺机而动。即便在人迹罕至的荒野,生命依然在人类视线无法抵达的角落,枝繁叶茂。我喜欢离开城市,去荒野中寻找生命的足迹。不,事实上,我不需要刻意地寻找,它们无处不在。就在一株被雷电击中的老朽的树木身上,成群结队的蚂蚁正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奔波忙碌。隐匿在地下十几米处的四通八达的根基,正努力地向更深处进军。腐烂的落叶化作淤泥,滋养着死入树干中新生的部分。南来北往的沙尘在这里徐徐降落,一生停驻,或稍作休息,继续无边的旅行。一只清瘦的乌鸦发出孤独的鸣叫,惊动泥土里一条即将冬眠的青蛇。

所有的写作者都应俯下身去,倾听承载着万物的大地,发出动人心魄的呼吸。每一次呼吸,都将震动大地,让山川河流发出细微的起伏。人类悲欢离合的故事,正击穿历史的隧道,发出轰隆隆的回响。千千万万对抗命运的普通人发出的呼喊,所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传奇,就孕育在这些朴素又伟大的细节之中。一部只有骨骼却缺乏生动细节的作品,就像一具没有血肉的骷髅,只有这具躯体赋予饱满的细节,它才具有了灵魂,长出一寸寸温暖的肌肤,并发出让人欣喜的心跳。

哪怕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优秀的写作者也会像机警老练的猎人,在古老的居民楼里,发现昏暗的光线中,一粒被轻微的咳嗽惊动的尘埃。它在这里蛰伏了许多年,目睹过婴儿的新生,恋人的婚礼,老人的辞世,也见证了小小社区在时代洪流中的变迁。恰是这一粒跌落的尘埃,折射出一座城市的光辉。

而在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中,细节正穿越冷硬的钢筋水泥,将柔软的光影落在一个年轻门卫黧黑的脸上,一片烂熟嫣红的花园里,一只在风中快乐奔跑的狗狗的眼帘上,或者一对刚刚旅行归来的夫妇疲惫的臂膀上,再或玻璃窗中反射出的

电视机无声的屏幕上。那些紧闭的门窗背后,是等待写作者发掘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他们身体里散发出的斑斓的色彩,绝不亚于大地上任何的惊鸿一瞥。

当我结束在异国他乡一年的生活,重返故土。在呼和浩特老旧小区里,听到楼下负责维修和垃圾收购的小白师傅,站在邻居家种满玉米和豆角的花园里,和人通电话时发出的熟悉爽朗的笑声,还有推着三轮车穿街而过的老头,高喊着:“收旧冰箱,收洗衣机,收旧手机,收长头发,收平板电脑,换剪刀,换菜刀,换盆子。”我的泪水倾泻而出,就在这些远离一年的滚烫的生活细节中,我想要拥抱整个的中国。

正是生命中这样质朴的一天,街头巷尾无处不在又被人忽略的细节,让我重新发现生命的意义,深刻理解了那些早已逝去却又深深影响过我的人生得失,喜怒哀乐,以及所有正在慢慢愈合的伤痛。我因此屏住呼吸,觉得幸福。

后窗

地契里的春秋

□ 朱殿封

我父亲是个细心人,他生前存放了十几份地契,年限最早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最晚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地契是双方在典押、买卖土地时签订的法律文书,经官府验契并纳税后的称“红契”,具有法律效力,未向官府纳税前的地契称“白契”,没有法律效力。地契由卖方书立,买方保存,作为土地所有权凭证。

地契的由来始于秦代。地契,一张轻盈单薄的纸,它承载了当时大量的社会信息和社会关系。“红契”内容包括买卖申请、双方交易的土地信息和官府规定三部分,区区一二百字,将交易土地的数量、位置、四至边界、价格、出让条件、当事人双方、亲属、四邻、证人、卖方出让原因,以及官府批复等尽数囊括,详尽记述,其布局之规范,记录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

我从地契上看到,买卖双方对于土地数量的计算,在亩、分、厘、毫之后,还有丝、忽、微,令我十分震惊,曾经向父亲请教,1“忽”的土地面积有多大块?父亲说不知道。一般来说,土地面积计算到“毫”也就很小了,农民居然精确计量到丝、忽、微。由此我

体会到了农民惜地如命,以及“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明白了过去的农民为什么非要在自家土地与相邻土地的地界间种植桑树、埋设青砖、石块做记号,固定“楚河汉界”;理解了村民之间为一条地界的畦背扶得直不直、偏向了谁那一边、谁耕地时掩了畦背、侵了地边地沿……而争执、吵嘴甚至大打出手。农村广袤的土地就是由这一张一张的地契连接而成,分连分,亩连亩,编织成一张百家姓的土地网。户连户,房连房,街衔接巷组合成一个个村庄,村庄又在这种相互联系既有和谐又有纠纷的此消彼长中延续和发展。

土地是农民重要的生产资料,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封建社会,几乎所有农户,有了积蓄首先谋划置地,而后才是盖房和其他,为子孙多置几亩地,是其当家做主年里的最大荣耀。所以,农民出卖土地,都是遇到抗拒不了的天灾人祸走投无路的最后选择(吃喝嫖赌败家之徒卖地当属另类)。几乎所有地契上,卖方缘由都是因为家庭“乏用”“无钱使用”,其背后情况当是形形色色。土地出卖者比谁都清楚,土地出手有时,将来买回无日。而且,自家的最主要生

活来源从此收窄或断绝。一张张地契不会说话,但各自留下了家庭兴衰荣辱、辉煌成败的故事,阖家命运境遇清晰地映射在这三寸大小的纸张之上。

我家那张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三日的地契,是九世祖朱廷利老人家经手。契文如下:“立文契人孙林因无钱使用,今将自己西北地一段计地4亩4分零3毫,东至朱玉,西至朱廷吕,北至伊任,南至道,四至分明。今凭中人朱廷义说合,情愿卖于朱廷利名下永远为业,言定共价良(银)二十三两,其良当日交足,外无欠少,恐后无凭,立契为证。”

卖地人孙林,属于自给自足人家,从这份地契中虽然看不出他家当时遭遇了什么困难,但是可以断定,一定是除去卖地没有其他更好渠道解决资金来源,而且一次出卖这么多土地,对他家来说也可能是伤筋动骨了。“永远为业”,意味着这份土地一经卖出,永远都是买主的产业,这对于土地卖主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无奈和辛酸。

地契,是记录中国农村某一时段社会生活、农民生存状态的“活化石”,它向人们展示:土地在一家一户、一代一代人手中不断易主,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循环往复,进行着一次次的再分配。

上述祖上的十几份地契,只是我家族

的土地买卖地契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实际远不只这些。194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土地改革时统计,我家4口人共有3.5亩地,二爷爷家也是3亩多地。也就是说,我们家一代代人为了能过上好日子,在土地上穷尽所能,买进卖出,卖出买进,折腾来折腾去,终究是一口人合不上一亩地,始终在能不能吃饱饭上沉浮。

1951年,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给我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字第05971号)上写明:“……本户全家(本人)所有土地共计可耕地7段1亩8分6厘7毫,非耕地1段零亩2分3厘8毫,房产共计房屋5间,地基1段,零分3厘8毫……”

一个四口之家分得的土地,是老朱家近一二百年来梦寐以求得到而未得到的这么多土地。

地契,作为土地的化身,作为见证我国土地所有权变更的重要历史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度、土地权属变更及对土地的管理制度。

从不同年代的地契上能够看到地名变化,行政管理变更,官府、官职、称谓变换,语言习惯演变。所呈现的地价升降、纳税额增减,农民负担程度,更是折射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地契也反映出农民依法纳税观念和立约守信观念,同时留下了造纸、印刷、书法(写)、篆刻等文化发展踪迹。

“一纸千金”,承载了深刻厚重的历史文化。

跋履

楚皖神游记

□ 大方无隅

从武汉坐高铁,我还是第一次,这次我的目的地是安徽的铜陵。列车载着楚地的灵秀,在午后的晴光里向东穿行。我未曾下车,只凭窗凝望,任黄冈、浠水、武穴、蕲春、黄梅、安庆、池州的风物,随流云漫过眼帘,这一路神游,楚皖的文脉与齐鲁的风骨,竟在暖阳里缓缓对语,生出万千意趣。

午后的阳光泼洒在黄冈的平原丘陵上,我神游间,仿佛看见东坡居士在赤壁矶头把盏临风,吟出“大江东去”的豪情,那时的黄冈还叫黄州,贬谪黄州的岁月里,苏轼把半生颠沛酿成笔下清欢,《定风波》里“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人生如梦”的释然,尽是由于困顿处笑对风雨的旷达。这是不是也与齐鲁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胸襟遥遥相契呢?北宋发明家毕昇,故乡也在黄冈,英山的灵秀孕育了灵感,毕昇以技为薪,点亮了活字印刷的星火,为文明传播开拓了便捷通道。

高铁掠过浠水,午后的风里似飘来“天下第三泉”的清冽,那是茶圣陆羽品评过的水,也是东坡居士饮过的泉。这泉韵,让我想到济南趵突泉的灵动,同是泉水滋养,又酿出了不同的文气。列车停在浠水,我想到了闻一多,想到了西南联大,浠水是闻一多先生的故里,这片青山绿水涵养了他“拍案而起”的铮铮气节;而青岛黄海之滨的中国海洋大学,有一座红瓦黄墙的“一多楼”,砖石结构的欧式小楼爬满藤草,那是先生1930年起在山大执掌文学院时的住所,故里的水土赋予他赤诚底色,青岛的海风激荡着他的创作灵感,《红烛》的炽烈与《死水》的沉郁,恰是楚地灵秀与齐鲁雄浑的精神共鸣。这份“士不可不弘毅”的风骨,从浠水之滨到青岛海滨再到春城昆明,从未褪色,从来不分南北。

路过武穴,这里古时候叫作广济,武穴地扼吴头楚尾,历来是鄂、皖、赣毗连地段的“三省七县通衢”。武穴港是长江中游北岸深水良港,是“商贸杂处鳞聚之要埠”,1876年《烟台条约》辟为外轮停泊港口,素有“入楚第一门”“鄂东门户”之称。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也被喻为“楚江锁钥”。今天这里已经发展成为长江上的一座亿吨大港。岳飞的儿子岳霆曾避难于此,将岳家拳传于民间,一招一式中藏着“拳打卧牛之地”的智慧,更裹着“精忠报国”的初心。如今这门拳法已是国家级非遗,拳风里的忠义,恰似齐鲁武术“尚武崇德”的传统,藏着对家国的担当。想象着岳武穆王沥泉神枪的灵动,感悟文脉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流动的活水。

蕲春的艾草香,似穿透车窗漫进车厢,牵引着我的神游。我知道这个地名完全是因为李时珍,李时珍自此间走来,芒鞋竹杖,踏遍千山辨药草;青灯黄卷,伏案著成《本草纲目》。他的风骨,是蕲春山水的魂;蕲春的草木,是他一生的赤诚。车过蕲春,药圣李时珍踏遍山川的身影,在这个午后的旅行中渐渐浮现,他编撰《本草纲目》的执着,让我联想起齐鲁先贤“格物致知”的治学精神,一以本草济世,一以典籍传薪,皆是对自然与人文的敬畏。大别山的灵秀与长江的温润,滋养着这片土地,恰如泰山的巍峨与黄河的浩荡哺育了齐鲁儿女,一方水土一方魂,皆是中华的根脉。

车到黄梅站停下,没错!就是黄梅戏的那个黄梅!这里的风,仿佛都沾着黄梅戏词里的浅吟与低吟。那黄梅戏的根芽,本是山野间的采茶歌,是鄂皖赣交界的那野小调,伴着采茶姑娘的笑语与劳作,在田埂地头生根发芽,又揉进皖风楚韵的灵秀,渐渐从口耳相传的俚曲,循着徽班进京的余韵,又融合了京昆诸腔的精华,一步步褪去乡野的尘俗,登上了大雅之堂。一曲《天仙配》,让黄梅的风月都沾了仙缘与烟火气;而戏中董永的故里,远在山东博兴,这方齐鲁大地的仁孝之源,与荆楚黄梅的婉转唱腔遥相呼应,让孝悌的生活跨越千里山水,在戏文里生根,在岁月里流传。除了黄梅调,这里还有袅袅不散的禅宗香火。四祖寺的檐角挑着菩提叶上的禅意,晨钟暮鼓洗去俗世喧嚣,经卷梵音化作戏腔里的清婉悠远,是时光磨不去的智慧,与山间的流云、溪涧的水声,共谱一曲空灵的禅韵。

车过安庆,这是一座浸在墨香里的古城。安庆府与徽州府各取一字,拼出了“安徽”之名,一襟大江和一枕山月,共同撑起了皖地的风骨。江风里藏着桐城派的百年风流。自方苞、姚鼐、刘大櫟等桐城学人以笔为锋,撑起了清代文坛的半壁江山。安庆曾作为安徽首府二百余年,江声里似带着桐城文章的清雅安和,平仄铿锵。安庆也出过很多名人,浩荡的江风拂过我的思绪,我想到了邓稼先,想到了邓石如,想到了海子,也想到了陈独秀和陈延年,寻常巷陌里,徽派马头墙黛瓦连绵,行至安庆,不必寻踪,只凭窗一望,便懂这方水土的灵秀——它把翰墨写成了日常,把风骨融进了烟火。

过了安庆,便来到了池州,一说到池州,便想起九华山的云卷云舒,那“秀出九芙蓉”的佛国仙境,古刹藏于林海,香火映着晨雾,在秋浦河畔,李白吟出过“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愁绪,更绘出“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炽热,让寒川都回荡着赧郎的歌声。晚唐杜牧任池州刺史,遇见了清明时节的那场纷纷细雨,挥毫写下了“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名句,让这座城的风雅,流传千年。

高铁到达铜陵的时候已经是夜幕降临,晚风里裹着一江的清辉,漫过千年的铜都旧痕。古铜矿的余温,还藏在江边的青石缝里,被月光轻轻唤醒;我住处不远的地方,就是天井湖,天井湖的水波摇碎星辉,晃出几分江南的婉约。汉时的铜宫曾映过烽火,宋时的书院犹传着书声,街灯次第亮起,把岁月酿成了一杯温润的酒。青瓦白墙的影子,藏着采铜人未凉的歌,也藏着这座城,半是烟火半是诗的悠长。

回望一路,楚皖的灵秀,很多地方我未曾踏足过,却在神游里与这片土地的文脉相拥。正如范仲淹未到岳阳楼却著千古名篇,我此番旅程里只在车窗之内,却已读懂许多。中华文脉本就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无论楚地还是皖境,皆是这长河里翻涌的浪花,相互激荡,彼此滋养,汇成浩浩荡荡的文明气象。楚有长江之浩渺,皖有天柱之崔嵬,而我的家乡齐鲁有泰山之巍峨和黄河之奔腾,山川异路,文脉同源。从东坡赤壁的豪情到一多楼的风骨,从岳家拳的忠义到董永传说的温情,从桐城先贤的笔墨到孔孟的圣言,千百年间,南北水土孕育的精神力量,始终在中华大地上交织共鸣。这共鸣,是对家国的赤诚,是对文化的坚守,是对文明的传承,浩浩汤汤,永远也不会止息。